



入冬遐想

李明

“明天天气最高2摄氏度,最低零下2摄氏度”,随着天气预报的声音从手机传出,我知道今年的这个冬天要来了。

早晨起床后,灰蒙蒙的天气就像压在人头上的一顶帽子,感觉很不舒服。推开窗户,随手沏上一杯热茶,望着外面干枯的树木孤独地驻立着,远处的小鸟在枝头来回跳动,给沉寂的冬天带来一丝生机。望着窗外,喝下一杯清茶,温润的茶水顺着喉咙滑进胃中,清香的味道刺激着味蕾,茶香顺着气管钻进大脑,如同一阵清风拂过,顿感神清气爽。

“别看外面了,吃点早餐,早上喝茶是喝不饱肚子的。”爱人的叮嘱在耳畔响起。往年的今天,好像已经下了很大的雪,道路两旁早早地就堆砌了雪墙。观察来往的车辆和行人,树枝上残存的雪花在阵阵风中翩翩起舞;行人匆匆忙忙地赶路,很少有人停下来抬起头看天空,伸出手迎接雪花的降落。此刻的我开

始往回走,脚底下“咯吱咯吱”的声音,让我觉得四周太过安静。

朔风大起,行人开始奔跑,或许担心被雪花砸中。此刻的我,却停下脚步,等待着和雪花的邂逅。寒风中,我聆听着行人的脚步声和自己的心跳。

摘掉手套,搓搓手指关节,满心欢喜地伸出手臂,等待着雪花的来临。果然,漫天的飞雪洋洋洒洒地降落,有些心急地直接跳到我的手心,有些落在羽绒服上面,观察着陌生的环境。我小心翼翼地端详着雪花的模样,热情地欢迎着他们。或许因为温度的原因,衣服上的雪花不一会儿便化作了雪水,顺着衣服的纹路开始聚集,和我打了照面便匆匆离开。

我不敢将手收回来,唯恐后面的雪花看不到我的位置,或许是我的诚心打动了雪花,只觉得手上的白雪开始堆积,越来越多的雪花呼朋唤友和我相遇。路过的行人看着我特立独行的样子,向我投来异样

的眼光,我收回眼神,闭上双眼,享受着独属于这个季节的馈赠。

闭上眼睛的瞬间,我感受到雪花开始覆盖脚下的农田,开始拥抱农田里的作物,一些急性子地直接钻进地底,手拉手肩并肩,打湿干燥的土块,完成了自己的使命,满心欢喜地等待开春,保障来年种植所需的水分。此刻我仿佛看到了棉花开始绽放、玉米颗粒饱满、番茄红了脸庞,到处都是一派丰收景象……

思绪伴随着漫天雪花纷飞,北边的荒漠嗷嗷待哺般地守望着雪花的来临,也许因为沙漠暴躁的脾气,雪花给荒漠披上一层薄薄的雪被,茫茫大漠在冬雪中沉沉睡去……一直认为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诗句太过夸张,但此刻才发觉这竟是最真实的写照。

闹铃的声音将我拉回现实,望着远处的乌云,我在等,等待与大雪再度邂逅,这样的话,明年的庄稼才会长得越来越好。

冬日生活

张卿

周日,我坐在书桌前看书,一缕阳光照了进来,身上暖洋洋的,恍惚间,我仿佛看到了院子里忙碌的母亲,一会儿翻一下被子,一会儿看一下晾晒的红薯干。阳光照在母亲身上,像笼着一层耀眼的光辉,既温暖又舒服。

在我的记忆里,母亲的冬日,总是在忙忙碌碌中度过。按理说,在农村,一到冬天,农田里的活儿已经干完,大家都清闲,然而母亲仿佛比往常更忙了,无论晴天还是阴天,她都有自己的安排。

早上,母亲先观察一下,根据天气安排自己的活儿。如果是晴天,母亲就早早打扫干净屋子,洗一大盆红薯,放到锅里煮熟。等红薯放凉的空档,她会用抹布把晾衣绳擦干净。十点多,太阳已经将院子晒得暖洋洋的,母亲把棉被、褥子搬到屋外,晾晒在太阳底下。邻居三婶总是和母亲说:“冬天还晒被子,多麻烦,晒一会儿就要收起来。”母亲总是笑眯眯地回应:“不麻烦,冬天晒晒被子,晚上睡觉的时候盖在身上暖和。”

以前没有体会到母亲冬天晒被子的温情,等到了城里居住,冬天睡觉的时候,虽然被子不凉,但是缺少了阳光的味道,更缺了专属冬日母亲的温暖。

晒完被子,母亲拿个小板凳坐在有太阳的地方,把已经凉了的红薯,仔细地撕掉皮,用细线将红薯切成一片一片地,晾晒在席子上,上面用类似蚊帐的布遮盖一下,既不遮挡阳光的照射,还能防蚊虫。

母亲晾晒的红薯干很多,等它们晾得差不多了,她就分给四邻,乡邻们也会给我家送来一些自己家炒的花生或是瓜子。母亲常说:“远亲不如近邻,你对别人好,别人也会对你好。”母亲虽没上过几天学,但这些最朴素本真的话,却让我们受益匪浅。

如果天气不好,母亲就会炒一些瓜子、花生,与串门的三婶、大嫂她们坐在一起唠嗑,织毛衣。织毛衣是一个技术活,需要巧手。母亲织的毛衣花样很多,既暖又漂亮。邻居们空闲的时候总是来向母亲“取经”,她不会不厌其烦地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她们。有时,她还会把多余的毛线编成各式各样的小花给我们,每当我戴着母亲做的小花出去玩的时候,小伙伴们都很羡慕。

如今,虽然家里早已通上了暖气,但母亲依旧保持着晒被子的习惯,每次回家晚上睡觉的时候,被子里总有阳光的味道,那是母亲的温暖。

盼雪

王晓燕

早上给儿子穿棉袄,儿子问:“妈妈,什么时候能下雪呢?”不等我回答,他又迫不及待地说:“下雪了,我想滑雪橇,像动画片里的小鸡一样在雪地上飞起来!”“那可真好,等下雪了就能快乐地飞起来。”一旁的姐姐说,如果下雪,她会穿上美丽的汉服,去郊外的湖边拍一组慕雪图。孩子们的话引发了我的向往,每个冬天,我们都在盼望一场雪,盼望一个惊喜,一场浪漫。

儿时,在寒冷静寂的冬夜,恍惚能听到竹叶簌簌的声音,空气中有若隐若现的梅花清香。第二天一早,窗户外面竟是一片雪白的世界,雪是神秘的仙子,常常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刻降临,她带来了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,人间变得圣洁纯

美。我们在雪地里扑腾翻滚,那是无边无垠的快乐,是纯银般的童年。大人们也同样盼望着雪,大雪覆盖下的冬小麦藏着来年绿油油的希望,下雪了意味着过年、团圆、祥和、喜庆。

有时等待一场雪,像等待天地间的一次灵感。冬天的教室里,有一次我正讲着课,不知哪个学生突然大叫一声:“下雪了!”原本肃静的课堂立刻躁动不安起来,那轻盈飘逸的雪花落在无数晶莹的眸子里。

我干脆停下讲课,提议道:“不如来个‘雪’字的飞花令?”“好啊,好啊,我先来,雪消门外千山绿”“大雪压青松”“燕山雪花大如席”“梅须逊雪三分白”“北风吹雁雪纷纷”……诗意流淌,诗情烂漫。

雪至,意味着美、纯真、童话、梦想。

我们为什么如此思念雪、盼望雪?作家王开岭说:“雪是世界上最辽阔、最庄严、最有诗意和神性的覆盖。”人的一生不能错过自然界的花开萤飞、叶落与雪飘,尤其不能错过浑然天地、梦色绝尘的雪白。那澄明的光芒和庞大的寂静,何尝不是成人世界的一场童话?在冬天,我常听到有人在行路时歌唱:“你那里下雪了吗?面对寒冷你怕不怕?可有炉火温暖你的手,可有微笑填满你的家。”这是对雪单纯的呼唤,是对雪营造的温暖时刻的眷恋。

冬天来了,雪还会远吗?

